

四
書
輯
釋

大學

今讀如字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貢士王元善通攷

大學

以八條目旨

以三經領旨

明德 新民 止善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

可見爲學次第

大學句一

子程子曰

程子上加子字。做公羊傳註子流。子之例。乃後李宗師先儒之補。

大學孔氏之遺

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

篇之存。

新定群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全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

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篇之中。惟此篇而已。而論孟

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通說

程子曰。不由是而

李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說。與未詳諸術。數百家衆

肢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而披烟道云。人等乃孔子遺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德是心。是性。曰心。商性間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是便是那學心。便是盛時該教他發用底心。爲火。爲此。是箇光

明發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心。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程子曰：「心統性情。」則無不獨便是明德。若漸怠微，便暗了。又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黃氏曰：「孟靈不昧，明也。其發理應萬事德也。其發理者，德之全。昧者，發者也。應萬事者，則其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也。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雷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點也。虛猶體之空，明猶體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皆虛故具發理。惟靈故應於事，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透明之，以復其初也。」明德未嘗息者，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歡喜，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吳氏洪曰：「氣稟拘之有生之明，物欲蔽之有生之陰不昧者，所以皆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戴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粹；一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便當泯，認而充廣之。所謂透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復。○通曰：章句釋之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通曰：章句釋

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

通

出堯子曰明德二字

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並言出東誥止之一字。此言盡善盡德。全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隨自始。孝言之一字。則謂之至善。其極。故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孝記言大孝之教。此言大孝之道。當重看下文。近道與此相應。道之無過不及。即是大孝之中。語錄此明德是天子我者。莫令污穢。常有不以明之爲孝。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疎然。自竟其非。便是明之之端。明德是直指全体之妙。人之明德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廢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擴其光明之。則其全体可以常明。○是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体也。分言之。則屬心。兼理氣。德爲性。該体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爲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也。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也。衆隨大人之孝。兼於德而言。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体用在其中。○涂潛生曰。大孝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

上其舊染之污。音烏也。書曰舊染污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

聲其舊染之污。又音烏也。以釋新民。○語錄此理人所共有。非

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爲氣與欲所昏。則

豈不測然。微有以新之。○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

之也。○靈氏曰：新民是舊民，則皆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明
明德無不明而新之。上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
理當然之極也。語錄：周止字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善。不
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通曰：必至於此，便住不
之也。不迂，知終終之也。○語錄：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
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語錄
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迂固不是。若
不及亦不可，如孝之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迂固不是。若
過於其則，必有過，如之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迂固不是。若
於至善止，至善包則德所是，到當然之則，不迂固不是。若
至善止，至善包則德所是，到當然之則，不迂固不是。若
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所以至善也。則不迂固不是。若
明德對新民，則明德止於至善，明德止於至善，明德止於至善。
至善爲重。○吳氏曰：止至善，爲明德之極，明德止於至善，
理絕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律令。然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
天理之極，各具一太極也。自太極也，然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
理之一本，處萬物統一太極也。然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

聖會一理為一則曰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張氏一理而己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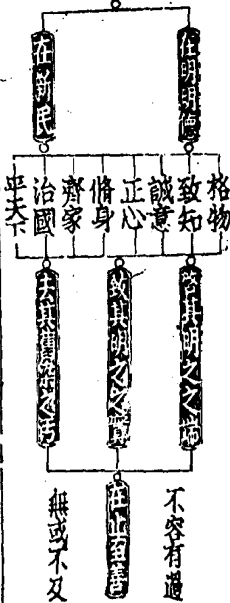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也

中庸之章句
 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中
 中章句至善既曰事理當然之極又曰盡其天理之極事
 物之極者即物各具一太極也天理之極即萬物統體一
 太極也○愚按先儒謂大學之道在乎格已治人明德脩己
 也新民治人也盡已之性又盡人之性與
 中庸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信其理而理同

八有不出三綱

大綱不出三綱

三綱不出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
 於至善之止字說下來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請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下而安慮諸

處事詳得請得其所以止中便知止是識得去而安慮諸

安慮諸處事詳得請得其所以止中便知止是識得去而安慮諸

皆不見其相遠安以理信故曰但有淺深耳與中事知止未定靜

上義安是就身上說○信既見得有靜以心言故曰事知止未定靜

是思之精微在裏面○中這裏也安得事以心言故曰事知止未定靜

當止之聖人臨事而須研幾○非安不能也○安而後能慮諸

得之方知止是重得○上星兩處○安而後能慮諸

事之際四者乃知止之所當至○不動者○曰○明○德○而○通○曰○定○而○能○靜○

此心之未感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曰○明○德○而○通○曰○定○而○能○靜○

止之理即其緊要處○先至知止下上文○曰○明○德○而○通○曰○定○而○能○靜○

此之理即其緊要處○先至知止下上文○曰○明○德○而○通○曰○定○而○能○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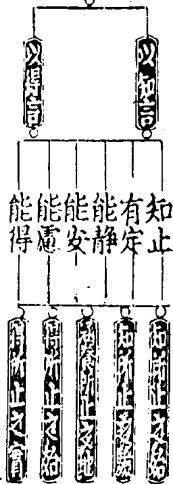
而安能安者○以止各有所定○理○事○物○各○有○其○理○到○此○已○知○其○所○得○

安在貧能安者○以止各有所定○理○事○物○各○有○其○理○到○此○已○知○其○所○得○

子不能去能得地○位○恩○之○重○近○然○只是難進○重○似○思○字○所○在○

二言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作實具於人之一心而定謂之
 各有一心之理知此則此志方有定向矣必反求之於心
 謂省察是此心未發時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其所以止
 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懼齋曰靜而
 后能安又公以爲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者多
 不審

推本知善之由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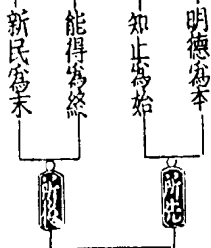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
 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事物是物物是物何分別對言則事是
 知

止能得如一而新而民是哩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
 會已之一物使有箇內科本未知所先後自然近道而不知先後
 之萬物使有箇近道之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前面而終始
 萬物使有箇近道之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前面而終始
 所以名之曰近道之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前面而終始
 第二節以名之曰近道之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前面而終始
 下所以名之曰近道之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前面而終始
 亦所以名之曰近道之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前面而終始
 日物五節之起下字一箇後字起下字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
 是物獨言則兼事在其中終故曰事即物也揚有形而事
 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
 未始知所先後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
 謂失其意上言然近道之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前面而終始
 此則意有不足鏡人詳明尤非所以教人終始格物致知傳之
 來只傳於禮記中河南二程子之臨川吳澄曰大孝一書內除
 之傳故能識此篇為聖人之書并中書一論皆自禮記中取
 出表而顯之此篇為聖人之書并中書一論皆自禮記中取
 一章渾然如玉豈可與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第六節
 文章五句各有而后二字第三節總結上文此以第二節覆說上
 半章第四節言八節月與第一節相對第五節上三節覆說上
 各有所指而後兩字與第一節相對第六節總結上文此以第二節
 路有而後兩字與第一節相對第六節總結上文此以第二節

以補格致知之傳習下通傳文各之不同乎而此兩節
 而欲以爲格致知之傳習下通傳文各之不同乎而此兩節
 了此物節宣復成文如一玉盤打破而去其一角但存其三
 角豈得爲渾
 全之器乎

物而物兩
 對相外

事而事一
 應相尾首



明德爲本
 新民爲末
 知止爲始
 能得爲終
 所止
 所得
 結上天下節之意
 先學爲下文六先字張本
 後學爲下文六后字張本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治平志
後後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本當云

下者此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於天下者

已所同得明其德者明已之明德則天下無不乎矣

言可以該大學之射用可見明明德又為淵中之網類也

吳氏曰此大易之射用可見明明德又為淵中之網類也

於一國無事於家易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

曉而無事於家易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

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附錄本一文公適孫無自欺

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

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簣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

字殊意此惡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如好色方自快足於云

有味但必惡不仁方為真切持日一如善包涵不二於惡之

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持日一如善包涵不二於惡之

似是以敬後語語意欠渾成的尚不破也况語則有云誠與

傳語釋經語痛快該簡之問自慊則一自語則二自語則三

自謙與自欺對訓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心功觀朱子此語則

所爲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
此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爲情也實其心之
所發者心發而爲意也朱子謂曰情是發而爲情也實其心之
要其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而爲情其
初無有不善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性發而爲情其
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是性發而爲情其
吳程曰說本作者必自慊味未是蓋自慊乃母自慊之後誠難
以居先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慊而母自慊則小人誠於
中爲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
易邪說本或以爲得之文公絕筆恐未爲然以不若趙氏纂
盡善爲致推極也至極處以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
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
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此語六箇字說盡先字謂欲如
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致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
致知誠意是孝者兩箇開致知乃夢與竟之開誠意乃善與
惡之開誠意得致知之開則意不然而夢與竟之開誠意之開則善
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與竟之開誠意是人能開過得此二關上
面工夫一條易如一節子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
顧得到○人莫不有知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不能盡之知
至於極致之義如以手推送去之謂經傳中致知字義皆如此
○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長全解說○格物致知愈多則我之知
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

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
可通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率不說窮理只說格物。
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真。如作舟行水。
車行陸。今試以此之謂實體。一舟於陸。以不能行。舟不
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一舟於陸。以不能行。舟不
事何憂得忠孝。被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
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出三節看。○自格物至
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致知誠意正心脩
餘方微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
身。靈氏曰。人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
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統於一心。曰格物。
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曰
出。曰格。皆陳氏曰。心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通
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通
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宰萬物。其理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
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其理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
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焉。此其用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
知。具者。其體立。明德中有以妙之則在焉。此其用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
之。則其體立。明德中有以妙之則在焉。此其用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
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欲其知。有以宰
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爲空虛。無用之學。所
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

[illegible]

本

始

明二德之故

格物致知

求知至善之所在

自朱文公而
各以先為言

困

正心脩身

應上文所先字

新民之故

齊家治國

求格至善之所止

明德於天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声
後從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字就心之知意不昧上說意字是就心之念處方萌起說

通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精然後意可得而實非

正其意則不加誠意之功也
分先後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表脩身以上聳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括上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一節心正身脩明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下平新此所以得止至德所止之序也
民而此言三句包括此至德所止之序也
而八目之目三句包括此至德所止之序也
以知格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未格意便不用誠如
適越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此其可說物之知未格意便不用誠如
其知無由如人夜行雖未坦知然此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不得誠如
致知如至則無差理明白坦知然此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不得誠如
常則行處無差理明白坦知然此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不得誠如
得則行處無差理明白坦知然此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不得誠如
善猶是黑中白知至不能此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若實見
誠後雅動心之白知至不能此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若實見
言意是動心之白知至不能此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若實見
外若不各自做工夫不成就我意是內能如此身正脩是
體良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就我意是內能如此身正脩是
不願而心與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更

也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
了以誠而心萬物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盧氏曰物格則
聖之教在萬物而出於一不明矣。知至則理會
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正明矣。明德之所存無不端意誠則
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實也。齊則明德明於天下矣。
治則正其身脩此明明德之實也。齊則明德明於天下矣。
謂然則明德之意推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無不齊矣。
而天下大故曰新民之立家齊至天下一平而已矣。
德之用行物格而新民之立家齊至天下一平而已矣。
平則家國天下各得其所止是明德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而身
至心正家國天下各得其所止是明德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而身
六合之內一條同收方寸自是新民得以至天下之廣也。
來按去惟一心耳。通攷語錄物格知至至善便是凡聖之關
右打得透知行亦自能隨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致知誠意
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自七分是要
人不實憂大足意不裁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我

為心而後能為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正

固

明明德之說

物格

已知至善之所止

三綱八目

自本及末而各以後為言

采

新民之說

天下平

皆得至善之所止

應上文所後字

經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

一切也

語解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注猶以刀切物取其一齊整

正心以上皆所以

修身也

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此字皆脩身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一切

皆以脩身為本

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

而上下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

是於八目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致皆在其中矣

身為總要處言之

前兩節是詳說之此節是反說約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

去声下同

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臚字疑當

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

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又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章朱子有不盡釋顯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外釋者然讀精思則其不可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通

生程復心曰此一章發爲人爲己之孝問示孝者

善父兩言入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孝教人之法餘

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韓基曰

格致爲誠之始誠爲格致之終齊爲治之始治爲齊之終

終正爲治之始平爲治之正合而言之自格致先乎天下

爲大始終觀經文六箇字字字合而一箇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

若無統紀深淺始終即是一箇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

康誥曰克明德

大學

卷一

第

康若周書克能也

康誥本文云克明克德此只取上三字

此有是明德而活法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讀作泰

大甲商書顧諟謂常目在之也

語錄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好如

此相與誤猶此也從古是或曰審也今不必從天之明命即

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

明矣語錄是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

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所以爲性者便是明命與德皆以

存此心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所以爲性者便是明命與德皆以

清明又其遇事應接此理光明亦隨物而發其未接物此理固

念不見其得道義長在眼前不被事物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見其形戒謹不愾曰靜存動察皆是此理也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戒謹不愾曰靜存動察皆是此理也聽於無聲視

事親見其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

日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德之所亦就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

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就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

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就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

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就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

此意也故祖述
性其亦祖述
天未始不爲人
之本原顧謂即
引康誥帝典之
中故釋明命曰
明之克明皆澤
上之明字乃明
之所爲德先師
曰傳
皆明是也故祖述
性其亦祖述
天未始不爲人
之本原顧謂即
引康誥帝典之
中故釋明命曰
明之克明皆澤
上之明字乃明
之所爲德先師
曰傳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德作俊書

在裏面故於應事變才
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
曰顧謂動靜皆顧人心
皆明是也故祖述
性其亦祖述
天未始不爲人
之本原顧謂即
引康誥帝典之
中故釋明命曰
明之克明皆澤
上之明字乃明
之所爲德先師
曰傳

皆自明也

微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
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謂明命之句在中間是
如此明工夫此章雖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一辭意不以人代之精密

後尚後凡引詩書
皆當以此例之
第三節言明其德
結上文自字有德
武王封弟康叔於
也書子引之解明
作書以告之史官
引之釋明明德帝
德即明德德後
明德即明德德後

明明德之證

文王克明德

傳言人

商王顧明命

維言天

堯克明峻德

聖言公

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之章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不洽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新顧人所同也日日新
恐未必然然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

湯請浴三日則沐而已盤銘也其始刻之盤頤之盤欽○通
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詭雖無闕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
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亦訓誠湯以人
之洗濯其心以去下吐同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
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
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反德日新之德
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德新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榮朱即仲聽與斯道之傳者
也明明於天下為信由民而達於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
日新又新為言因民而原其作同一新也移明已德用之不相離
以言明民為言後新民之新字以言新也德明已德用之不相離
可見矣語錄問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
句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全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真氏曰身有垢皆
知沐浴以去之心若神明之舍乃時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鏡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
之機實在於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雖有息則彼之
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通
盤銘三句尚存長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
終一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易繫辭云鼓之舞

字以澤作字振起之即孟子孫氏詩來匡直補翼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意語錄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
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斷警發之則下之觀瞻
感化名自自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通曰前
章言願與是時時提斷警發其在民者此
所謂作是時時提斷警發其在民者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

民此是推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語錄是新民之

顧樂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未精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

簡天下無性外之物○北溪陳氏曰三節有以第盤銘言新

民之本康誥言新民成文之事

文王詩言新民成文之事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通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

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

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此亦可見○盧氏曰前言

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
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極不克矣
意二節文公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
發見便是自新之幾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者是前新字意
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下則民德而自新又
因其自新之幾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三節
周雖舊邦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故教日新初受天命又曰
日新言自新接上明明德而及於民故教日新初受天命又曰
新民功効四節無所不是善傳又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
事皆止於至善下接至善傳又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
字皆非新民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新民之義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作新民
其命維新

出以自新言
出以自新言
出以自新言

無所不用其極
止於至善

右傳之一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政

長程曰畿音
新與斯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

卷六

卷六

止之處也

引詩謂邦畿爲民所止之處自說止字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作繡詩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

勸林蔚紆弗

之處

本古詩北溪陳氏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與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

子曰以下孔

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此比人當知所止重

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

知其所以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止與所以得止至善

之由 **通攷** 吳程曰蔚苑對二音奇華曰岑從則經羅弓矢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

以德容言於數美辭緝繼續也熙光

明也

通攷

吳程曰深遠無及露迫切之意

仁者孝慈信所以爲止至善之曰許謙曰朱子言文王之
詩經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盡其推君臣父子國人之
每事而知其曲折之意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
類而和其曲折之意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
婦順兄友弟長之則又推凡天下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
善之所在也五箇字是一箇止字是萬事皆一止也敬止言其無
不敬而安所止也此字見文王安行工夫敬止是功用力之
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
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反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
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傳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
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又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
盡其餘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又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
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此是孝是慈是信
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學諸公此等是敬如陳善開邪納
君無過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謂之至善○眞氏曰
爲已善須窮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

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等下而
然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之處也

止至善之證

民止邦畿
鳥止丘隅
緝熙敬止
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
子止於孝
父止於慈
交止於信

物各有止之處

人所當止之本

人所當止之目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與於六反
莫詩作綠
好詩作
論音附
宣詩作
恒宣詩作
嚴並

氏說反拘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反烏回也猶猶美盛貌興法也

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其竹起斐文貌成氏曰有斐是說

然有文者其初自切以刀錐反琢以椎反鑿皆裁物使

成形質也磋以鑢音錫反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

嚴密之貌間武毅之貌武毅不怠也赫喧宣著盛大之貌

鏡氏曰宣著釋赫字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

者省星上聲察克治之功此學所以致知知微易於治玉石也自

所以力行行則難知為難故以察察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威

比之治玉石則難知為難故以察察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威

可畏也儀可象也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方氏曰

是工夫細密間是工夫強毅○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

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此明

慤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慤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向慤在裏德也此明

謂盛德而敷美之也謂盛德而敷美之也此章釋止於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

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向慤在裏德也此明

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向慤在裏德也此明

下文方指言之耳章句所以得止至善之由下文方指言之耳章句所以得止至善之由向慤在裏德也此明

得字相照應○吳氏曰聖在事物則為至善得字相照應○吳氏曰聖在事物則為至善身與經文此聖而有

明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

理而已○語錄釋止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處理而已○語錄釋止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處琢磨上○盧

氏曰切處則為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氏曰切處則為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容表裏之盛

至善之德脩於中誠顯見至善之容著於外至善之德脩於中誠顯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從詩則說晚

外有盛德也外有盛德也吳程曰宣道並況說反上從詩則說晚

德也德也並與知同下音音韻演依况說則說晚

石錫洽水器○韓基曰詩字自韻釋八石錫洽水器○韓基曰詩字自韻釋八勝月○詩錄曰講省

討論密察精詳此是周之懷詩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審省

求是已未善也

明德在善之聲

求之之方

如切如始

○道學始

如礪如始

○自脩終

如琢如終

○惇慝懷

瑟考

○長惠至善

備考

○威儀表

宣考

○盛德不忘

得之之驗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

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

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

而不忘也

後賢賢其賢後王謂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二字指前王之

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出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
 出尚且如此可見新氏止於至善之效驗矣。語錄沒出而
 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傳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
 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義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之效驗然則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
 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
 熟玩之本禮記樂記語通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
 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嚴其所
 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
 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厘安民居樂業汴其餘澤也

利其利樂其樂

利 樂 親 賢

沒世至善

君子

小人

利其利 樂其樂 親其親 賢其賢

此豈不忘

古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龍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
 賡此章所釋節曰既許工夫又

備前見經首二句重在此一句上節曰仁者孝慈等工
依諸季與自脩三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與以知止之事
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智其所止之事
而言也第四節言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
立第五節言新明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
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
八者條目其中多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
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
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

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

者言外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誠則故訟不待聽而自無

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

自知未之當後矣語錄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
子卑將為成宰遂為裏子卑又何曾樂訟了致然只是自有

底動人髮耳。○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聖其本也。傳者蓋
經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矣。
問：無情曰：情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
情。○蓋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
之全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
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有本
未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
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
亂未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待終始先後之義。在
其未治而為本及本亂未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待終始先後之義。在
聽訟無訟亦便是明明德之推。○蔡疏：吾為人言吾亦若人耳。
然固未於明德新民然聖人一端亦見本末其地皆然。論其所以
也。○詩：講曰：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者此一事。然論其所以
明德也。若聽訟者德既明則人自不戢。然人既不可戢。其工
則不戢焉。既不戢。則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舊。內
爭田不敢復文王之虞是文
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聽訟猶人

新民之表

必也無訟

明德之本

不得盡辭

新民之故

大畏民志

明德之效

此謂知本

知本之證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衍延面反亦作美

通

吳程曰說今爲衍文○詩訓曰反

肇云知字衍與物字相類是格物致知章結句辭不必作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辭不必作

文衍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

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

蓋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通看始教字此是大公

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凡字所斷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肥上知

不有人心之靈莫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各

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時字與一但字相應用力積累多

休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

也語錄問先生所謂第五意者此不效其文自曰亦當致而

人為之竟不能成○人等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

人就實處窮究○表者人物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

人只就支殼上用工夫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問補二

者都是偏到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無文說○問補二

章不入數意何也曰破已就小字矣○此說○問補二

直說不必前在這裏望重了不為緊○此說○問補二

其理若一事不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問補二

小也○頭緒多然進亦有事先易而後難○問補二

而萬事萬物之上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此德言格物則一
歸於真實表也。在也。理之用也。重也。精也。理之全體也。窮理
之體。即吾心之性。聚聖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也。窮理
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窮理知至。則二事而實一
事。故結之曰。此謂窮理。此謂知之至也。○鏡氏曰。格物窮
至。那道理恰好處。關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
有重精之中。又有全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爲子必
孝。爲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
所以爲孝。爲忠。爲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
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曰。所謂裏也。然所
謂居致敬。又致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指
節。皆不敢。或意或不敢。欠伸。毀衿。寒不敢。襲。暑不敢。解。之
類。皆是致敬之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不敢。襲。暑不
之。精微曲折。又足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
洞。獨如執玉。奉盈。如非勝。以至於無形。聽於無聲。又
是那節文裏面。骨髓。清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形。聽於無聲。又
極處。精粗亦然。如義親一也。而有有所謂養口。住有所謂養
志。口住是粗。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
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先
無所不到。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先
方是物。格。窮。學。教。人。以。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
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以。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
至乎其極。此正是一格物。用。工。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
是言。格物。本是一。晚。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晚。理。之。在。彼。事。亦
殊。理。只。是。一。晚。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晚。理。之。在。彼。事。亦

如此到此類有融會貫通曉然無碍如水清雪釋怡然
然於一事物上至此方極其透徹全無礙物方是一
物於一事上至此方極其透徹全無礙物方是一
不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物物皆有形有象者皆器也
其中大而天也凡天下之物有乾有坤有象者皆器也
言乾坤以上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
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
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
致知乃明善之要此句就格物上生。此句就致知上
有得於魯子之意而為十七條之論朱子取程子之意而
補傳文之缺首言欲致其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即程子
前兩條之意也至言大益窮之以至於窮物之表裏精粗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無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是即程子中十條之
意也

致知是夢竟
閑透得此閑
則竟不然則

以固有言

心各有知

物各有理

理有未窮

知有不盡

心理之全

能存心則

心理之蔽

端莊靜一

以義理言

慶格物是零

細說致知是

就全体說

以貫通言

求極其知

益窮其理

理無不到

知無不明

窮理之要

之本知窮

理則事問

思辨以致

尽心之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知無惡臭知好好色此之謂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

前章云如致知磨者自脩也誠意正

故曰自脩之首也○備氏曰心之正不自脩之事而誠意正心脩

身此章雖專釋所以中備氏曰心之正不自脩之事而誠意正心脩

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所以病而正心脩身之便貫可誠意正心脩

則於此章故也○通曰大學傳自正心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

止心脩身而傳信誠意獨作一傳自正心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

則可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下上同惡此字意

意致知之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自欺自誤也。通曰。毋自欺。

字與誠字相應。謙快也。足也。謙字與愷字同音同義。為快字。

是自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指地即處也。此獨字。

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

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

去人也。不求自慊。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

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以審其幾。平焉。語錄。幾者。

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消言。理會。若到發出來。便是欲動。

素何得。先師曰。周子曰。幾。微。虞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

別。城。途。之。始。分。起。脚。不。差。行。方。能。知。此。正。路。否。則。是。誠。意。又。

一。差。毫。厘。而。謬。千。里。矣。○。語。錄。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

多。而。一。齊。掃。去。下。而。節。節。有。工。夫。不。是。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

如。知。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自。欺。物。外。面。是。銀。

如。知。食。則。自。不。能。人。果。見。善。則。自。不。自。欺。衣。見。惡。如。

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居此意自見實矣烏蒙藥谷食之
不能殺人○自散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善舍他所得為知
不自知○不知為善知物格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先師曰以是
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先師曰以是
說不自知則其好善惡與非有要求以自決之如也○思錄
○如自餽餽而思食以飽非有要求以自決之如也○思錄
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無欺者說心之所發雖連下
小他陷於一節非陰有心於為惡而詠為善以自發雖連下
有九分義理雖一分私意便是為惡而詠為善以自發雖連下
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面前善意却是虛意○自謙與孟子
行有不慊於心則足矣○自謙與孟子
意多問自謙只是實為善去惡無牽帶於已多只是快底
意方始心下滿足方是真謙自謙去惡無牽帶於已多只是快底
了非謂做得善足方是真謙自謙去惡無牽帶於已多只是快底
意便是中要母自欺非是誠其意○自謙與孟子
實如些子心也是如此便是二心○自謙與孟子
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自謙與孟子
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自謙與孟子
密之意焉○通曰君子小人所以欺者誠之分只在自欺欺人
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分只在自欺欺人
懶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脩者不可如字所

以中庸論誠首尾言真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真獨○北溪
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實廣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北溪
則章在自謙而毋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
院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
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如
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類是自家表裏真
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自實實則表裏間便自寬有
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真有
衷事非他人所知便是自謙知之所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
審其樂他語錄致知者誠意之助也

通攷

語錄致知者誠意之助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開音閑厭鄭氏
閒居獨處也文已所獨知獨居與上厭然消沮音閉藏之
貌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懼遮障之意此言小人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開音為陰見則是非不知善之黨為與惡之
當去也非不知乃其素非但不可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

學子曰十月

所視十手

所指其嚴乎

10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
此可畏之甚也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
不語錄此是承上文人之規已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
了其人雖然其知如此人所指何與哉○盧氏曰實理無隱顯
之間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其理無隱顯
故爲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不善於獨者惟恐
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履直
至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
莫見莫聞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此借富潤屋以

之意德如孟子所謂存心充實於心潤身如所謂故心無

其牛色見面密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中言之故心無

隱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

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外上文誠於中形於

有此是善之實中形於外者外是誠於中形於外

如此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體外便卑狹被他

了所以休不能得安舒。母自北是說意自體是意。金
 氏曰小人間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黃休自
 其心快足之可樂。○鍊氏曰心不正向以能喪身。心不
 其意以此見誠意正心。誠身之要。○盧氏曰前兩言必
 其誠此字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孟
 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浩然之氣
 自反而不窮。身意
 計已舍痛身意

誠意是善
 此則則善
 不然則來
 理方牢固

以慎獨言
 以不慎獨言
 以能慎獨言

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
 陰為不善
 陽著其善
 富德俱潤
 心廣體胖

毋敗自謙
 自致情狀
 自謙意更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
 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猶此章單字誠意。蓋知至意。誠
 固是相因。然致知居所誠意。屈行知行畢。竟是一事。當各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此言知不至然誠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此言知至後又不可進德之意蓋誠意者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基本也

進德之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基本也。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盧氏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無不誠意此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
通攷
纂疏此章改定實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
深玩而精休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懣弗悅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懣字廣韻玉篇並懣利反。饒氏曰忿者

怒之甚懣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

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懣字者有下手處耳。語錄大宰格物誠意都已對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

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

有罪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懣因是

[illegible]

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

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勝者。語錄或謂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

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連若不相連終中間又自相貫

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

則全体是私意更理會其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

正其心。通曰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

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先

師曰下一句只說得未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

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

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語錄古註辟音譬室碍不通

僻字辟則爲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

僻字僻則爲天下僂是也

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此章朱子亦以祭字言之與國

本非在人心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於此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不可不知教之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與物接時事○也○只問敬情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與無傳者又戒其情是輕賤惡是重既過當處○哀矜如有一等人大慈方欲懲之戒其情則須檢點不可有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上非可受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通曰或疑教情不當有疎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也是也要人中國自有偏於教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苗之惡苗之頌亦泛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之人言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彦碩音川碩音

證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會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
所以不齊也。鏡氏曰：之其親愛等而不齊者，言身之不齊也。莫
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齊故家不齊。當
看兩故字，人不知其惡惡而時爲凡爲人者，言莫知子之惡
姑幸家之一端言之。○靈氏曰：子之惡苗之頑皆就家而言
○通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怒先
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語曰：只
是談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泥閨門之內義不
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
不齊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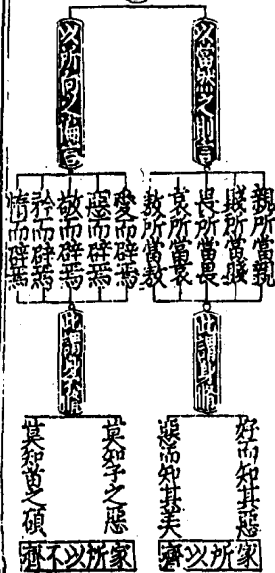
語錄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
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
說闊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有所字，其
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
所家之道也。○誠氏曰：身以心爲之主，而心以意爲之，體人
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怒等之
以謹其獨而毋敢失其正，親愛等之以謹其獨而毋敢流於
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

心也之其所親變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
 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
 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爲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
 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
 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
 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意只在
 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通文熊禾曰脩身二字本於
 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文熊禾曰脩身二字本於
 王之率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孝者心
 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
 可闕也

此是身与

修身齊家之義

物接時事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

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孝弟慈所以脩

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

乎此

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而成就於國下而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

論也孝弟慈係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

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

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

餘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孝慈是教之事

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

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孝三者蓋從齊家

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況張故曰弟有子弟僕隸

故曰從治國上說

六章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宋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中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為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耳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

能皆不假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

耳中亦不遠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給見與而從此推廣去

能也亦不遠錄孝弟愛出於誠彼已不能自給見與而從此推廣去

罕有失者成持即人所易曉者以能守而不失者難保赤子

入井之意同保赤子使衆心誠以求赤子所於民亦當求其

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切之心誠以求赤子所於民亦當求其

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惟金氏曰此段章句本不

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是本

強為說未有孝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

之靈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慈見為孝弟慈是本

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

通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慈是已

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獨其孝弟之天

求之在一乎上

弟亦已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一家仁讓而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而國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機則家國由一齊不齊之機由一治不治之機由一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雷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矣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此謂二字可見引以畏如此可不謹哉言事定國蓋古語也此謂二字可見引以效驗○今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物一身而論實事謂之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

堯舜歷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示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

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

令與所好反

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

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

治方氏曰此章是如

己之怨於人章是如愛人之怨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喻曉也以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

所藏乎身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語釋問此章言治國

乃言帥天下以仁又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以說脩身何

此白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

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結有諸己又何以說脩身何

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孝之議是有天下國家者若於人攻其惡

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又須

自家有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

惡耳○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

以善雖祭紂之出亦所以治國者在其所好則不禁民為非而律民

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貪矣以下皆歸重人主

之身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矣以下皆歸重人主

不惑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又人者其尾也忠是怨之道

乎身者自其盡已者也。言之惡者自其推已者也。言之所藏乎身者，有諸已無諸已者。已者，心也。是謂求諸人非諸己。與言之所藏乎身者，不難辨。所藏於已者，心也。是謂求諸人非諸己。與言之所藏乎身者，謂之辭。辭，天下之無已者也。已者，心也。是謂求諸人非諸己。與言之所藏乎身者，求諸人無諸已者，而後非諸人也。所藏乎身者，心也。是謂求諸人非諸己。與言之所藏乎身者，此一怨字，人皆知其以無已之怨言，不知其以無已之怨言。言之所藏乎身者，心也。是謂求諸人非諸己。與言之所藏乎身者，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已二字，必自誠意章推貫說來。天下未有不忠之怨。上文章有無已二字，必自誠意章推貫說來。天下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求必得之，則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亦少去好貌也。蓁蓁美盛貌也。去也。

於義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

宜兄弟直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
 者兄弟直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
 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而有三道焉一曰修身而齊家自
 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廣充之也故此一是一是推此
 自章首至成教者推此道而廣充之也故此一是一是推此
 有諸已而推之則皆令反其仁心所好而一節是化則天下
 則可推已而推之則皆令反其仁心所好而一節是化則天下
 中庸引詩則推之則皆令反其仁心所好而一節是化則天下
 此三引詩則推之則皆令反其仁心所好而一節是化則天下
 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於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離
 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家也蓋嚴矣○盧氏曰此章言
 治國必先治家齊家之在齊家也蓋嚴矣○盧氏曰此章言
 此明德故也同齊家以應經文其所謂齊者薄

天孝卅三

孝所以事君

弟所以事長

慈所以使衆

家仁國興仁

家讓國興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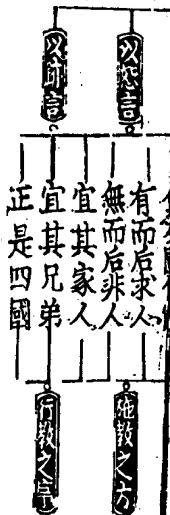
成教之效

立教之本

必此意

必此意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聲弟去聲倍與
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

父之稱絜度

待洛反下同

也矩所以爲方也

矩者制方之器俗中曲尺此借以爲喻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

疾業反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

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亦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吐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可接上章說下來

亦

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可見人同
弟之使有一人當平其政以處之是以前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
以度物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其所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語錄老氏長恤刑方是就自家切近處發
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云此之謂也此向方是引
起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章到此是說節次成了
矩之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紱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與
起其善心不使得上行下效到紱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與
不得養其心不使得上行下效到紱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與
以及於彼使彼仰足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與
聖人之教化也即能遂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與
心也我之所欲即能遂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與
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只可只我兄弟之慈使他人皆如我
此即是不平矣夫之問紱矩之道是廣道聖人只使人皆如我
正心修身底工夫正着力若仁者只是牽而措之耳不待言曰此
乃求仁無不乎矣紱矩正足是慈者之事是牽而措之耳不待言曰此
而自具也近發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氏曰矩者所以為方
之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紱矩者以索圍物而矩其大小度之為義
也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金氏曰首

三句是化繁矩是推其孝弟既有以化之而與其孝弟不倍之心必
有以推之而致其在孝弟之利所惡在奪其利者莫大於從其心必
勿使所惡至善心本然之則也此齊家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
治國絜矩於天下也此平天下之章當分爲八節右第一節
明所以有絜矩之道也通曰此章當分爲八節右第一節
言所以有絜矩之道也通曰此章當分爲八節右第一節
下分知有絜矩之道也通曰此章當分爲八節右第一節
物而人心亦分知行到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大志孝以
者何人心亦分知行到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大志孝以
即之所發自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絜矩是生知安行之極大志孝以
但不踰矩之所欲以爲施於人方之則故曰絜矩是生知安行之極大志孝以
人己交授之矩渾然在聖人方之則故曰絜矩是生知安行之極大志孝以
明規圓矩之方圖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皆法度之器絜矩之矩於
看章首至失善失困爲一節是故君子至善則失之爲一節
節楚書至失善失困爲一節是故君子至善則失之爲一節
節四節中分爲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終爲一段
老老長長幼幼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終也上之段
入盡孝弟終而民便興此可見人同存此明德而易化然天
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之限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
度人之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
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繁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意絜矩只是

一
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

以先後所懸於後母以從前所懸於右母以交於左所
懸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懸牛並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

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

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

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左右為四旁即

四方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

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有此絜矩之道以勉之則始焉

得其心矣遂所操平者約而所及者廣者通曰只一絜字此心所操

者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節而推廣之

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語錄上下一前使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

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
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而面也占許多地步下而面也占許多地
步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
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

大學句

卷之九

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
如東之鄰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
達人思以兩獨說九箇人來看便見若已欲立而人所以欲達下
能亦如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好此言其大所求乎子以事父待我
廣之使均之此而無非言在上之人有天子欲使之均平蓋事親
使親之均平隨其言則我當盡其中上之事長之意耳○鏡氏曰
其左但各隨其言則我當盡其中上之事長之意耳○鏡氏曰
下猶我上之事至我當盡其中上之事長之意耳○鏡氏曰
我然以我上之事至我當盡其中上之事長之意耳○鏡氏曰
而前以我上之事至我當盡其中上之事長之意耳○鏡氏曰
從前以我上之事至我當盡其中上之事長之意耳○鏡氏曰
理等也○中又有分殊者從前而不以異於後則先我者先後
此之謂也○六字通之曰詩上無間於此已之謂異於後則先
能之謂也○六字通之曰詩上無間於此已之謂異於後則先
至辛章矩皆發道此心本無間於此已之謂異於後則先
揮繁矩之事

治國平天下之義

上老老而民孝

上長長而民弟

上恤孤而不悖

所惡毋以使下

所惡毋以事上

所惡毋以先後

所惡毋以從前

所惡毋以交左

所惡毋以交右

是以前親親之道

此下至卷末並障之十章

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此言能絜矩之效

通政

詩三

段言能整矩之效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節則爲天下儆矣

節讀爲載辟讀爲儆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

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

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此言不能絜矩之害

之綱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

通鑑

許謙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

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漢去詩聲義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

帝也隆觀也峻大也不斂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

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

克配上帝

有得國之故

儀監于殷

峻命不易

有失國之故

以得國之故

以得國之故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衆有土謂得國上則得國有國則不逮無財用矣語錄爲國
者又見明於財用所以後而只管說此先王曰揭明德訓此德
之有本明於德爲大享一書之獨領此享言財用始於此財用
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財此有土此有財此有土此有財此有土
謹德即謂明德也此有人等此財此有土此有財此有土此有財此有土
本而言也當脩德則能繫矩所以得衆而得國通政
人上言者但當脩德則能繫矩所以得衆而得國通政
以自脩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禮民有制中分明德明
德以治天下言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聞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

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

爭奪矣

語錄民本不昇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暴征

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矩

絜矩

許謙曰二段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絜矩

許謙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

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吳祗曰貞德

對財散民聚不能聚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
 能情入悖出不能聚矩者之失也所以語錄問聚矩如何只管
 說則利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
 殘害人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聚矩自家要賣酒便
 教人不買酒自家要搖擻使數人不得賣
 臨但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實理不如此
 之出入比貨之出入不能
 聚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通政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其丁寧反覆之意

益深切矣此虛氏曰有德則能久定之謂善所以得人
心在

以善心去則失天命心在此天所以失天命乃在此爲人常也此引東

命之書以鑑前古之善則得才善則失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
 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才善則失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謂即

善則止至善之善
善則得與得
國氏曰此得
以財爲本則
善不得失字
則失字以德
爲

已國矣。不通。可以。右。第。天。簡。就。用。不。能。累。距。若。好。惡。不。能。累。可。以。

不判可天不下
深自平天下者

王許謙曰：「
詩曰：『豈敢
引齊書以誥
命之與前其
文』」

日善則能長
積善成德而天爵自不能奪之矣

一曰：「舊唐書：『太宗皇帝，諱世民，字文德，武德皇帝之次子也。』」

引詩曰惟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爲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布天下也以天理言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鄭氏曰楚書楚

國語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鄭氏曰楚書楚語
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
白珪珪在乎其爲寶也發何矣曰楚之所謂寶者曰觀射父能
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
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其無忘先王之
業若諸侯之好幣其而尊之以訓辭寡君若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珪許謙曰第三節
之爲王孫圉建大夫趙簡子名轅武通文言用人中分七
以相爲佩玉以相札也非佩玉之橫者
改一門以引楚書言金玉
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許謙曰第三節
信用以中分七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犯亡入文公時爲公子

名重出亡

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反。

櫛弓

亡在翟而鞠公薨秦穆公使
衛北辭也○四明李氏曰莊

子願弼之勸之御國御則則爲爲春秋所惡惡男男犯犯特特霸主之佐耳耳入入亨參參稽格格以垂訓垂厲

出乃於此乎取何故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此兩節
亦無窮極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文及之
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為意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愛親之
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之意也○饒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
就財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去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
之在人者外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則得
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言也
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
公使子弔公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
斷子弔子弔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
孫子其父之告舅犯舅犯曰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義
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去聲喪即出亡也父
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因以爲利而去聲喪即出亡也父
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爲利而去聲喪即出亡也父
許謙曰二段極弓大孝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
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
意而起下用
善人之然

理 財 絮 矩 之 義

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本也

末也

此以善則得之所財散

外本

內末

爭民

施奪

此不以善失之所財聚散

楚國

亡人

無以爲寶

惟善爲寶

無以爲寶

仁親爲寶

此不見外本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个占賀反青作介斷丁胤

个古賀反青
作介斷丁亂

音韻

秦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聲也

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有容者不能繁而人所同好者不能繁而人所同好者也。

也。人君能好有容者，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禁妬之

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營之意

又有釋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
可傳而名言也有技若已有一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亦不

之才其口出能言天下有德之風則天下之民皆歸之矣

帝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不足以及天下之心也

之才德爲心之才德信乎其能益於人國也如有容此言臬能

[illegible]

如事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復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又黎民之先務也。方武曰。

其大如容其疑辭也。有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止。他容。

言則止於三
明之氏一
子非曰
而此之
之謂聖

傳言之者也周禮六德曰知仁聖
忠和剛衆善而言之者也

THE

是一截以下是一截與國家而利及子孫衆民一截言能繫
矩而以公心待人下截言不能繫矩而以私心惡人。吳程
曰是當音遠實也。場
短曰不音猶豈止也。

唯仁人放流之並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

能愛人能惡人並讀爲昇古字通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

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為惡之正如此也此引家語

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盧氏曰此承上降下之言

故而此媚疾之人不待之宜如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

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夫則君子固所以進去小人絕不能

進君子而之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去小人絕不能

安君子而之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去小人絕不能

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為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

惡人也。北溪陳氏曰此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聲去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是相若此

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錄

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先師曰幸不先未盡愛惡之道

不遂未盡惡之道上文能受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

所以爲君子孟子許謙曰五段言繫矩而

而末仁者也孟子賢當速退不肖當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苗古災字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

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

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錄斷者是能繫矩始疾者是

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繫矩仁人能繫矩始疾者是

善而無惡故入皆好善而惡惡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性耳苟好惡惡身爲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甚而何當必用身爲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用君子而此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至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繫矩而天下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不遇順人之

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
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
平天下之要道也○通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率於
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
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

通攷

許詁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此謂治國平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

道即大孝之首脩己明明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
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發已自盡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
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
信便更顯忠之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

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

之錢

平聲決矣

語錄初言得衆失衆而言善則得衆不善則失已

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存驕泰乃天理之所失

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存驕泰乃天理之所失

已自恣不能絜矩者也○就氏曰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
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善之道竊泰則失善之道
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竊泰則失善之道
矣忠信即提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

不特爲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爲治國平天下之要。○通曰右
 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矩之道。此道
 字則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
 己自盡則爲忠。在物有知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爲信。絜矩者
 失之者。絜者。絜者。於高下。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前
 後肆必至於橫歟。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
 人之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有亡。○通
 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
 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不能絜矩者。也。絜矩則失。二
 章句謂二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不能絜矩。則失。二。○通
 得失。二。用善人。用惡人。以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
 忠信得。絜矩失。以天理言。蓋天命之得失。本乎人。○通
 心之得失。而人心得失。又係乎吾心天理之得失。

用 人 絜 矩

用人絜矩之利

有技藝者有之
○利哉

忠

用必不絜矩之言

有技藝者有之
○殆哉

信

得之

絜矩之利

能好人
○仁人

能惡人

此見絜矩與不能絜矩之由

矩之道

用人教矩之公

用人不教矩之公

賢不能舉

樂不能先

不善不退

退不能遠

如人所惡

惡人所好

慢也

驕

失之

泰

拂性

皆本

於誠

不誠

之故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恒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游民則生者眾矣朝音無幸位

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務本謂生者眾也蓋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非必外本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

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蓋氏曰國無

○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爲出。國之財所以足。
○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末，亦不是。重事若要用生財，亦自有
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
此皆邪徑也。○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
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
之奢者耗。之故博之四語，寓由理財之大法也。
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
段。一段止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務，本
也。食寡用也。舒節用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

永職貨。貨，貨也。

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即其証也。○語錄：仁者不是持地散
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足。言散財
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替身危，仁也。○饒氏

曰：二段言仁者外未不仁之意。
內未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

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

下便義曰只是

父便謂之為在子

便謂之孝。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

求利而自無

圖

許謙曰三股言

不利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里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詩六反垂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

孔氏疏曰後書傳

四牡駉駉大夫以上

命婦亦得用之

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

之言也

繫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義以方外也。盧氏曰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
子之言也此段大意在不蓄聚
歟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闕
於其具上無水造官也
水耳又周凡大官受入掌水止士不用水以瓦爲盤中乃盛
麥春始治鑑凡大官受入掌水止士不用水以瓦爲盤中乃盛
口以盛水置於外賓客共水大夷其夷樂水參水室也猶如
之今入瓦盆爲飲氏曰夷之言尸也實水于盤中置之尸
之下所以寒尸尸之解曰夷樂水曰夷非後尸曰夷下之
信也而疏詩漢口四言上之人當聚知不可下之利
專事聚歟以虐民乎以利爲利哉目前之意而爲禍深以義
爲利才過檢目前之用而後自德此段言君子能聚而後生
財之利也金履祥曰伐水斬水也然斬水有國之事若野大
夫則受水之稼非斬水也宜鄉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
故謂之代與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
爲國家苗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尊

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反言以結之其丁

寧之意切矣蓋氏曰長國家不務緊矩而務財用者利也君子

主用君子則能緊矩矣又曰則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散

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則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散

則失人心而天下大怨故當無不於利爲利所謂利義爲利上

並未得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不於利爲利所謂利義爲利上

引就理上言固足明之者此也當發下所引就利爲利上

明緊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遇人發而存天理之意愈深

切矣自生財有入道君子退小人也此章言緊矩之道以進君子退

所以爲緊矩之言進君子退小人此章言緊矩之道以進君子退

小人終焉既致君子退小人此章言緊矩之道以進君子退

辨者乃大享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之辨復致嚴於義利之

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熊氏曰指用人

而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

前以理財過用人分爲二節後乃合而論之其實能用人則能

之道德使天下之人皆通曰右第八節生財之道亦緊矩之

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不能怨安能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能財

用不能起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又幸觀子之言者用人
 亦當取其聚能也於好惡不能聚矩者謂疾之人也故曰滿必
 不勝其身者聚能也於好惡不能聚矩者謂疾之人也故曰滿必
 利之對大等之書以並終孟子之
 害以人此始道享之傳有自來矣
 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有
 聖賢改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並起天災如日食
 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並起天災如日食
 皆見此段言小人不能聚矩而生財之害○吳程曰彼為善
 之甚宜公全引中國無此四字蓋傷文耳善者作善人何
 謂富曰盜臣損國聚斂損民猶長國事小損民事大故聚斂最
 不可有也實為國之害而人君反受其禍此不可不為善
 以知其然也實為國之害而人君反受其禍此不可不為善
 章以此終焉此一節又推廣用人之意至此則大享之功
 為不善之小人以為明白足勝員者之說

理財用人

此承前章樂

利而行之也

生眾食寡
為疾用舒

上仁下義

事終財足
不察雞豚

所以義為利之故

義通之矩

此歸於不親
賢而用小人也

不畜牛羊
不畜聚斂臣
寧畜盜臣
使小人爲
專務財用
留害必至

出以義爲利之大
此以義爲利之害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黎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舉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曰天子一書多說好惡其意章論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如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好理不遇善惡兩端初惡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又說理財自秦誓以下又說用人自君子則小人則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裕

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聖財用人又只是一事。○蓋此曰黎民所以明明德於天下，則賢樂利各得其所以而天下無不止於至善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致知爲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正誠

格皆所以誠身而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

而忽之也。程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繼，讀者須即綱領而考

胷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實，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

章誠身之本，是明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

以表裏者，急先之當務云。○通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

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孝致知誠意來，章句之

末半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